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九十四至九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陳瞻燧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九十四

宋 褚伯秀 撰

雜篇讓王第二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羮不糝顏色甚憊而絃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絃歌鼓琴未嘗絶音君子之無

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内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絃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

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頴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自顔闔御冦至孔子皆不妄受人之爵祿施予以至貧賤凍餒而不改其樂者也其次公子牟雖未至乎道而有其意者也世俗之人湛於人偽者聞許由善卷之風狂而不信故歷敘聖賢莫不樂道以忘生忘生為難猶且為之則不以天下國家傷其生為

易可知矣

疑獨註夫子之道充塞兩間何窮通之能累方其阨於陳蔡而無上下之交七日不火食夫子不以為憂而絃歌不輟當時知夫子者獨顔回耳子路子貢不免有無恥之譏遂召二子而與之言窮通在道而不在物今予抱仁義之道何窮之為此臨難而不失其德也道德在已非臨難無以見猶天寒而後知松柏故夫子以為幸也遂反琴而弦歌二子釋然而悟執

干而舞不知天高地下喻夫子之道不可得而形容
由是知古之得道者窮通皆樂而所樂非窮通也
碧虛註可謂窮矣是觀其迹以窮通在時未知道本
也松柏遇霜雪而益茂聖人遭患難而不移以桓公
文公越王之事證陳蔡之阨實由文顯道以事彰也
天高地下喻仲尼之道大道德猶金石一調而不可
更窮通猶琴瑟曲終必改調是知窮通在人猶風雨
寒暑天理之常也許由謝堯而枯槁於潁陽共伯辭

位而得志乎丘首仲尼不懼陳蔡之阨卓立乎二者之間也

慮齋云不糝無米粒藉陵爍之天寒松栢即後凋之義因陳蔡之阨而後聖人固窮之節見可為法於後世故云幸也削然益灑灑之意扢然喜躍貌子貢曰數句述自悟之意商周謂周之都有商之舊地舊民也

子路子貢所言者夫子之迹顏子知夫子之心所

以忘言也窮通在道則世間得失無所益損焉不窮於道則不失於德又何患難之能移歲寒知松栢臨難乃見聖人此所以爲幸夫子復琴而弦歌一安於命而不損其樂子路執干而奮舞悟理而心悅不知手舞足蹈也子貢曰數句讚夫子之道大難窮道德於此義當是得上文可照許由共伯之自樂其樂亦以得此道故也丘首山名碧虛照江南古藏本松栢之茂也下有桓公得之莒文公

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三句故其註云云又共伯得下有志字窮於商周商字說之不通諸解遺而不論獨廬齋及之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

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無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

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

郭註士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志尚清遐高風邈世與貪利沒命者固有天地之降也舊說曰如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為六合之外固當付之堯舜禹湯耳淡然無係汎然從衆得失無槩於懷何自投之為哉若二子者可為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

呂註見後章

疑獨註舜與湯一道也舜順得而湯逆取順者由天而之人逆者反道而入德舜讓北人無擇見其復命之深又言湯伐桀取天下以讓卞隨瞀光示湯無心於天下所以伐之者為民非為已也伊尹相湯伐桀之事具載於書而湯讓天下未嘗經見莊子製名以寄讓王之意

碧虛註潔身之士以榮為辱若北人無擇者上可與

仲武為儔下可與子陵為友不以物挫志者也若下隨瞀光者不臣亂世逃之而已何遽至於自沉蓋有激於後世也

鬳齋云舜讓其友他無經見亦是寓言强力有作為忍垢柰汚辱卞隨瞀光古之隠者自沉之事亦不可考

舜與無擇友也必知其可任故讓以天下為無擇者不受則已或逃而去之何至自投清泠邪蓋指

舜之居畎畝而遊堯門以為辱行則其立志可見何舜之不知心所期愈下也湯將伐桀有為方銳卞隨瞀光無為者也而湯因之以謀是又適越而北其轅也後得伊尹乃成伐桀之功歸而讓卞隨卞隨非特不受而已又恥其見污而自投椆水泊讓瞀光瞀光數其非仁非義非廉之悖道卒不受其祿不踐其土而負石自沉此三子者皆高節厲行剛介不回自古有死又奚恤焉故南華舉此以激

勵頽俗云竊詳本章大意舜禪之事雖不見他書云得之於讓而施之讓盡善盡美人無間言若湯之讓恐非其本心無以逃天下之議卞隨瞀光裯水廬水之事蓋言其避之之極存而勿論可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

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髙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首陽之山遂餓而死若伯夷叔齊者

其於富貴也茍可得已則不必頼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郭註語云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不言其死此云死者明守道以終也

吕註若無擇隨光夷齊者非特不受人之天下與其爵禄又以閗其言處其世為汙辱至於溺餓而死此其於樂道以忘生者益為難世俗之情所不信也數子皆聖賢則於死生之義固達矣夫死有重於太山

有輕於鴻毛而舜禹之讓其流為之噲殷武之事其末為賸輒聞無擇隨光夷齊之風者於天下後世豈小補哉則死非所愛也而韓非乃云湯恐天下以己為貪乃讓瞀光恐光受之乃使説光湯欲傳惡聲於子光遂投河司馬遷亦不信有所謂隨光者韓非以知殺身則其量湯與光宜若此盖許由支父支伯不以天下易其生使後世尊生而輕利也無擇隨光夷齊之徒則棄生以礪天下使後世忘生而重義也其

為仁則一而已矣莊子方論至道以遺名利則夷齊隨光皆在所斥及論讓王以悟危身殉物之俗則皆在所貴觀者知此則言忘而意得矣

疑獨註孔孟稱夷齊為聖人以信於後世莊子所載者史臣之言其意蓋欲矯世俗殉物之弊所言不能無過此篇本旨以起高尚遠退之風使貪夫廉懦夫立然亦未能無弊夷齊之弊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抗也蓋不得其時則制行以矯俗世亦有

以使之然若因時乘理順物之自行則無迹而無弊矣

碧虛註淳樸之世祀神不祈福事君不貪祿與政為政與治為治從人欲也江海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令乃自成自高自利聖人所不與也修文王之業夷齊孤竹而就有道豈苟爵禄者哉采薇西山養志幽林其禀性高潔也與

鬳齋云祈喜猶祈福無求猶無名與政為政為而無

私遽猶汲行貨謂以利禄招天下之士阻兵行險保威立武揚行昭其名也其並乎周言我與周同乎斯世是塗辱吾身也不頼不以為資言二子非欲高節厲行以為亢使富貴有可受之理則亦受之唯其於義不可所以如此天下闇商亂也周德衰謂周方興而所為又如此惡其以知謀取天下也

夷齊棄君位往觀於岐陽盖慕周之徳化願為聖人氓共樂無為之化而已武王使叔旦與盟而誘

以爵祿豈二士之志哉故舉神農之世以證今日之非時祀不祈福社臘郊禘盡敬以報神非有所覬望也則治國無為可知與政為政無私於已與治為治不攖亂之不壞人以自成不卑人以自高不以遭時自利則視人猶已物得其平今周見殷之亂而急於修政幸彼之危而圖之行貨保威悅衆要利無異推亂以易暴也時闇德衰與之並世恐汙吾身不若避之北至首陽而甘餓死焉夫餓

死之及身患也節行之虧心患也心患推之至於冒刑犯義流毒無窮身患終於一已而有足以障頹波興教化者故民到於今稱之而孔子許之以仁二子亦求仁得仁而無怨也　今天下闇周德衰陳碧虛照江南古藏本作殷德衰殷德衰故周滅之也

郭氏云此篇本意以起高尚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時猶慨然中路而歎況

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吕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髙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弊故可貴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弊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抗也伊吕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簒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吕為聖人之迹則夷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夷齊非聖人之迹則伊吕之事亦非聖矣聖

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强名聖則聖者無迹之名也

陸德明云或謂讓王其意多重生而下隨瞀光二三子自投於水何也曰莊子之興存乎反本反本之由先於去榮是以明讓王之高風標傲世之逸志在不降以礪俗無厚身以求生雖時有重生之辭亦終歸棄榮之意所以深袪塵務之弊也其次者被褐啜粥之士而全道高尚超俗自逸寧投身於清泠終不屈

於世累也

劉槩云於不得已而已者無所不拒於得已而不已者無所不取無所不拒近狷無所不取近狂聖人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所廢其不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裁之之域矣夫狂狷者固中道之弊而後世狂者非特進取也至於貪生愛利顛冥於嗜欲之地狷者非獨有所不為至於洗耳投淵以惡堯舜之名此又狂狷之弊也莊子謂讓之為名處夫授受

之閒而宜不失者也王者域中之大於王而能讓事物何有哉故聖人不得已而臨涖天下如王子搜者蓋可見矣聖人之於外無物則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至於內無我則為天下所歸亦安得而辭如此則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伊尹之相湯伯夷之避紂或足履堯門與夫身居畎畝者無殊致矣

褚氏統論本篇載讓王高節自堯舜許由善卷至於王子搜皆重道尊生不以富貴累其心視天下

如漱屣者也子華顔闔曾顔公子牟之徒祿眞守約不以利祿易其操視富貴如浮雲者也其間魏牟較諸聖賢若不足然以國之公子能舍王位之尊就岩穴之隱亦良難矣故其長風餘波之所被實啟有國有位者重道尊生之心清淨無為之教所以立玄聖素王之業所以著也世之忘己徇物者小臨利害一毫必爭在王位而能讓可謂天下之盛舉矣夫懷道抱德而為人之所寄託者或不

願有國去而入山海有之何無擇隨光之徒遽至自沉而喪不貲之軀邪蓋士不得中道而猖介特立者不能無弊是以貪甚者求之無厭必至於簒逆讓甚者避之無所必至自沉而後已此非特明其不受又見其不受之極以暴白於後世亦慕名之過唯聖人中庸無弊讓受合宜隱顯隨時從容中道堯舜之事是也伯夷叔齊讓國而逃於首陽食薇蕨而終則非故為矯亢要名後世者比實以

世闇德衰不容並立志在出塵高舉抱道獨全雖死奚恤若夫為君而讓則其迹顯未為君而避則其迹隱退讓之志本同惟其時而已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九十五

宋 褚伯秀 撰

雜篇盜跖第一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户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

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

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跖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
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
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
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
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
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
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儌倖於封
侯富貴者也子之罪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

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盜跖按劒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意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黄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

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
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
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
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曰夫可規以利可諫以言者皆愚
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此吾父母之
遺德也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
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衆民是規我以利而
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堯舜

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伐紂自是

之後以强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来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

子教子路葅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血流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尚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投河為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

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説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若告我以人事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

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
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
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託於無窮之間忽然
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皆非
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
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
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
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

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毋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郭象註此篇寄明因衆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不因衆而獨用已雖盜跖不可御也

呂惠卿註夫子與盜跖善惡相對吉凶貞勝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唯其對而不一則不足以相勝也觀

蹠之所以拒夫子者則天下之不仁而為利者其說皆如是又惡可與言哉凡治其心者茍不能絶棄聖知仁義則亦不免為巧利之對而已是以至人知善之與惡相去何若故不譽堯非桀兩忘而化其道以復乎未始有物此人心之盡而道之體也今不直言寓之孔蹠者直言則人所難喻故反覆辯難以見其情之實

林疑獨註聖賢立言以扶世教世變則不能無弊故

仁義忠孝之實皆不見於當時人之所習者不過徇以求名利耳莊子寓言於孔跖以非聖人之迹禹湯文武已因堯舜之迹矣至於夷齊鮑焦申徒子推比干子胥之徒皆學聖人而得其偏迹愈彰而害愈甚此莊子所深病也獨以孔子盜跖起論者善惡之極所以為對莊子之寓言猶易之立象以明意善學者求其矯弊之意毋認言而泥迹也

陳碧虛註世俗之人輕生就死何異犬豕流礫怨憤

投竄有如操瓢轉移皆利身後之名而喪養素之命夫徇外者疾没世而名不稱甘亡身而不反適内者趨當生之樂以為達亦順往而不飾也且天地之長景日月之明輝無窮無極也今以倏生之齡決然之息託於其間復不能縱心娛樂而乃焦苦其形神以圖身後之名失淳古之道故雖跖之兇頑其所論之辭仲尼亦不能奪也

鬳齋口義涌泉喻氣王飄風輕揚也禹偏枯言其胼

胝磔犬流豕喻以其身就殺若犬豕然離麗也言泥著於名不念本失其本真之性彼同汲豈無也

褚氏管見父不能詔子兄不能教弟此人倫之不幸也橫行天下侵暴無厭此生民之不幸也夫子以道德仁義化天下天下莫不雲合景從而獨不得行於跖又遭其困辱焉此聖人之不幸也然而夫子猶日月適與惡曜交躔暫為沴氣侵薄曾何傷乎經意蓋謂非借夫善惡之極以為對形迹之著以

為言則無以盡其詞而明其意此聖狂之所以辨也夫子首陳三德以其最下者箴之與說趙文王三劒義同詳跖之所言雖出於強辯其間亦自有理不可盡以人廢言然皆覩其迹而未得其心所以有是不齊之論此章辭雄氣逸如洪源疾注不可壅遏使人難以著語故郭氏於三章之下略述大意而義自明觀者毋以辭害意　樞戸義當是樞苦鉤切枝木之冠取嫩木皮以為冠縫衣揺腋

之衣大袂禪衣也張其尸曰磔流烹也離名當是

利名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

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窮為匹夫未必賤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弒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

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茍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伐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

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郭註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偽故蔑行賤士

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
呂註善與惡對故孔子不能化盜跖名與利對故子
張不能服苟得苟得所以訟於無約也子張以干祿
為學則知有名苟得則知有利無約體道而信者也
夫為惡與利世謂之小人為善與名世謂之君子此
以人道言也以天道言則人之君子天之小人若狗
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可得而分矣枉直視乎
天之中則無枉直面觀四方與時消息則雖中而不

執以為中此道之所以六通四辟無乎不在也是非皆一無窮執圓機而無不應獨成而意與道徘徊則躊躇興事以每成功凡若此者所以之天無轉而行至將棄而天此則已之天不以人廢天之謂也忠信廉義世所謂名與善也而皆不免乎患世人但知利惡之為累而不悟名與善亦非道也是以無約之論重及之

疑獨註子張禹行舜趨有踐迹之嫌莊子因非聖人

之迹取以立論滿而務茍得其製名可知行者德之可見有行而人信利亦隨之名利者信行所自出信行又義之所自出也子張之論主乎義故觀名計利義真是也若舍名利反本以觀則士之為行不可一日無也為行者行已有恥而其言貴約茍得則謂無恥者富多信者顯此多言以求信於人非有諸已之信也無恥則臨財茍得多信則飾言求道此論為行不若為言之愈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士之為行徒

抱其天而不知人也世世之躁進名利之人常以人滅天故其言如此子張謂桀紂無行故小人恥為孔墨有行故貴者亦讓貴賤之分不在勢之窮達而在行之美惡也茍得又論小盜竊財受制於人大盜竊國為諸侯而人莫能制并與其聖知仁義而竊之也昔桓公田恒盜之大者而管仲為臣孔子受幣以言論則賤其為盜以行考則受幣為臣悖戰於胷中不亦拂乎又引逸書云云意謂不在行之美惡但以成者

為上則是弑君竊國未必不利也子張又謂不為行則貴賤踈戚無倫君臣父子何紀茍得引聖賢巾之背倫失紀者以為證且為名為利皆不順於道各執一端日與子訟而不決約者訟之契劵無約則不假乎此矣君子小人雖有名利之分其於棄本逐末則一也無為小人至將棄而天無約所以釋前意而教戒之轉行成義言狥名之失赴富狥成言狥利之失唯無所狥而合乎自然乃至也比干剖心而下指古

人之忠信廉義而召患者以為龜鑑也

碧虛註士之處世先敦信行任使次之任使已明利祿次之利祿已明故名顯而義著若乃棄名利而反省則斯須不可舍其行義也信音伸下同言俗士處世忍垢自伸且取名利之豐厚要在惡衣惡食强聒而不舍也若乃棄名利而反省弗由修飾但抱守天命以俟之桀紂有位而無行小人恥與並孔墨無位而有行卿相服膺焉計德不計位也儒者滑稽而不

可法墨者自矯備世之急何以别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哉今之為士者不溺於名必沒於利二者皆背理未能脱去其縛吾胥與子以下皆無約語所為者任己所不為者契物莫為利反其自然而已莫為名順其天理而已但助汝天然涯分則曲直棄置不復論也觸目無滯出處有守執汝議論不為是非所折故曰圓機意不緣物則獨成而與道徘徊矣行易則逐境義成則喪真而失其所為子張以此為行義也趨

富者速禍求成者多敗而棄絶天命矣苟得則以無恥為多伸也

儒齋云子張謂欲求名利修義為是若棄名利則反逆其心無所自樂必欲求之非行義不可多信者多為可信之言以求榮顯苟得謂今之求名利者詐而已棄名利而反其心必欲得之以縱吾心之所欲猶為天真而不矯揉也言行之情悖戰於中謂其不相顧成毀首尾即得時為義徒失時為篡夫蓋言仁義

之行皆為詐偽非天真也五紀五常六位三綱也子以仁義之名為得我但為利而已不假矯偽之名言名利皆非真實道理也無約喻自然能循自然則無君子小人曲直之分相而視之皆自然至極之理四方應四時往来皆一氣也執圓機則無是非信意獨行而從容中道矣轉行背道成義以義成功也無與毋同若正言必行而求合於忠信廉義必遭殃害也意謂飾詐以求利達不如任之為愈蓋以矯孟子天

爵人爵之說

行者義之著見信任與利又行之驗也義由中出行見于外則信任與利皆從外來故考名利而義真是也若不以名利為言而反求諸心士之行義不可一日不為也葢謂行義士所當為名利之儻來不必計此子張立論也多言以求信於人富顯之所自出無恥者以此為是若不以名利為意而反求諸心則為行者獨抱其天而不通乎人也此

苟得立論子張孔子之徒苟得乃跖之徒宜其相反也至論臧聚恥稱桀紂卿相不敢當孔墨則行可貴也小盜拘而大盜為諸侯則利可樂也此又引古聖賢以證其各有所偏不能無弊二子之論不決故苟得曾與訟於無約小人狥財至章末並無約之辭謂二子皆狥一偏未為合道莫若心忘善惡一無所殉聽其自然無君子小人之分各得其性情之正亦何有枉直中外是非之辯哉此獨

成而不資於物所以與道徘徊而不失也若轉移自然之行求成為義之名及趨於富利以望有成皆棄滅其天理而陷溺於物欲者也比干剖心以下條指其偏殉之失不免於患而為士者猶取正其言求必其行服殃罹患而不悟也悲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九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九十六

宋 褚伯秀 撰

雜篇盜跖第二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

生同鄉而處者以為絶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忻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所不得逮聖人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

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非以要名譽也堯

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絶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嗛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

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内則疑刼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内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絶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郭註此章言知足者常足

呂註無足以富為見下貴是為安體樂意之道知和以為富者同生同鄉而世輒下貴之則其中無主可知是與俗化於世棄其至重至尊者以為世俗之所為失其性命之性謂之安體樂意亦疏矣慘怛恬愉不監於體怵惕忻懼不監於心則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向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是也雖至貴至富者猶不免於患況足於財者乎無足以富為是謂人性皆然孰能辭之知和以為不知足者不能讓

畔故爭四處而不以為貪知足以無以天下為故棄天下而不以為廉廉貪之實反監之度而已度謂器之小大不同謂人性皆然不可也侅溺於馮氣言馮恃多資其氣驕滿體澤則馮謂形體潤澤則恃而不知衛生極言富之為害如此其終也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乃繚意絕人體而爭之此則向所謂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也夫孔子不能化盜跖子張不能服苟得苟得取直於無約無足見屈於知和則

知善惡名利不足以相勝唯道德足以勝之也
疑獨註無足貪而不知分故謂人未有不欲與名就利者人利其富則歸之下之為人之所下則可自養其意乃樂子何無意於此智不足以致此而力不能行邪推正理而不忘以遺貪求之心邪知和對以今好利欲富之人中無主正不必自享富貴但得與生同時同鄉則以為超世絶俗是與俗共化於世遂去至重之生棄至尊之道以為人之所為而不能任天

之自為去道不亦遠乎夫人之情感物而動非體之所有非心之所存為為者好為所以為者無為而無不為唯人不知無為是以雖處富貴之極而不免於患也無足又言富之勝人窮天下之美極天下之勢聖賢所不能及道德所不能勝勇者助其威强知者助其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無位而嚴若君父此富者之事也若夫聲色滋味權勢人之所同欲不待學而能此性之見於情者天下之人孰能辭焉知和

又謂智者之為動以百姓不違其度度者心之法是以足而無所爭無為而無求今之不足者求四方爭而得之亦不自以為貪有餘故雖得天下而辭之亦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名雖見於外而實由於內反照之心足以知矣不以貴驕人所以長守貴不以財戲人所以長守富見之於幾計患慮反恐傷其性故辭而不受非以要名譽天下自以名譽歸之堯舜之讓許由善卷之不受皆就利辭害非輿名譽而名譽輿

馮無足謂知和所尚持守名譽苦體絶甘何異久病長阨而不死者知和曰天下之物以平為福有餘為害財其甚者今富者惑於外好遺忘本業侅塞於不正之氣若負重升髙可謂苦矣貪財權以慰心竭慮靜居則没溺欲體澤則馮陵有為求而不得為則疾生矣積財若堵馮而不舍辱將至矣古人積財聚粟以備鄉閭饑荒疾患之用所以濟衆而成徳也今富者多積而無用求益而不止憂積於内無所不思防

患於外無所不備財為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察及盜賊之患至求盡其所有則性命之情已竭所積之財又單欲反一日之貧賤無事不可得也而乃繚繞其意以深思決絶其體以禦患豈不惑哉

碧虛註此章重解前二章世之興名者欲貴就利者欲富二者安逸之道誰無其意乎或識暗不知或知而力怠推正理而不妄謂委命而弗取其於富貴也何有世俗以與富貴者同時同鄉猶誇以為勝而內

有主者不為物遷違古今者不為事動也物莫重乎身身莫重乎生今乃同俗化世去重棄尊以為其所為而論安體樂意之道何緣近之處貧賤則怵惕居富貴則忻愉是昧本而矜迹也為為者為興名就利之為而不知富貴之自為也舍其自為而欲興就者知其不免矣夫罍空之蟻唯聚膻臭蒙袂之士恥近嗟來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又何藉乎因挾哉縱肆者遇聲色則心樂驕侈者處權勢則體安此

人之性也孰不願之動以百姓非為已也不違其度少私寡欲爭四處者謂征伐四方志在安民非利寶物故不為貪及其功成名遂禪位有道亦不自以為廉也王子搜逃乎丹穴顏闔飯牛辭聘此豈要名譽哉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耕而不顧此豈興名譽哉貪饕之人以恬淡為病寂寞為阨而不知平易為福有餘為害唯財速禍慘於他物而世俗弗悟也以恬淡寂寞之士觀鐘鼓醪醴則喪亂道業觀膏粱充溢

則動多艱苦觀權勢取慰者溺為身疾觀攫金不顧者甚於戮辱而委積無厭憂畏不釋一旦禍至身傾唯求所積之早盡耳當此之時真性已竭貨財已單思放鷹犬於蔡上聞鶴唳於華亭詎可復得耶

膚齋云此人指富貴者非有甚高難及之行心無所主失其正性而為流俗所化非他是已覽察古今向背以求自利而已至重至尊者天理皆棄而去之獨為其所謂求富貴之事此豈安體樂意之德邪為其

所為乃人為所以為者天理也棄天理而弗循雖夫子猶不免患况其下者乎富貴之人極其美好盡其權勢至人賢士有所不及使人因人皆言其力可役物猶云財能通神之意天下雖以我為非我亦安能辭避此設為貪者之言也知者所為以百姓之同得於天者為主不敢違於法度德足於己則無所爭為不在人求無所與四處四方也貪廉之實非務外也求天理法度而監之反身而慮之不以美名害身有

天下而不與賢名歸之而無愧非求以興名譽也此
又把堯舜許由都做好說無足謂必欲求名而不求
富貴則徒苦其身身雖存而如疾阨不死耳平爲福
至則其甚者數句極妙嗛謂塞滿其口侅溺不自在
馮氣怒而氣不通慰猶足取竭事做盡也雖靜居亦
沒於嗜欲體肥澤而有驕滿之意積財如堵戀而不
舍戚戚焦焦滿於胷中藏於内者恐人刼取逐於外
者恐遭寇盜可謂憂且畏矣及其患至雖欲求全其

生去其財如貧居一日之無事不可得也盡性即全生竭財盡滿其貨單獨也繚意絶體謂纒縛其身心無足躭於利故以富者安體樂意之事為言人而得富以處世養身無所不利也知和躭於名故動不違度足而不汲計患慮反知利之不足恃而貫患速禍也故辭而不受非以要譽也譽自歸之耳無足又譏其持名苦體無異病阨而偷生知和告以平為福有餘為害通天下之至論無足亦為之

心服矣此後至篇終備言富者之所為其心術機

謀不逃乎達人之鑑然皆無益於身終不免為大

盜積守而已及其患至知非已晚石崇臨東市歎

曰奴輩利吾財是也南華述此闡之者足以戒云

侅音該音侅非常馮音憑憒畜不通也䵋同焦

樓疏窓牖繚繞其意謂深思決絶其體謂忘生也

劉槩云天下無是非是非生於人之情天下有是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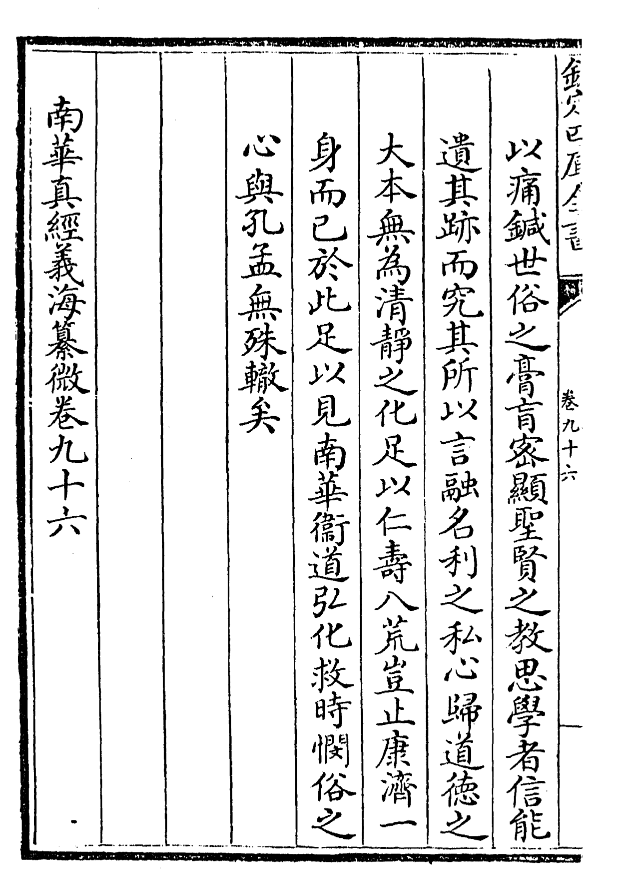
是非泯於人之性是之德為吉非之德為凶易曰吉

凶者貞勝者也夫不能會於正以均忌而紛紛於有為之域物物自貴而相賤孰能定之故雖孔跖之分而相謂為盜矣莊子非不知尊孔子而賤盜跖也以世人不悟均忘之理相勝以知相誇以能若復狥情而尊之則是非愈彰性命之情愈爛漫矣故借天下之所共非者而述其自是之情則雖聖人亦不能以辯勝故篇末以子張之言為未當而以知和之論終焉

褚氏統論按盜跖所言強辯飾非抑人揚己至矣
卒使聖賢通論亦為之屈此天下暴惡之尤者也
或者議其訾聖不典出於後人附會理蓋不然夫
孔子之仁盜跖之暴固不待辯明而設為是論者
蓋欲彰夫子聖道之至容德之大也然則夫子之
所以聖又豈跖所能知以行察行以心灼心宜其
立論若是此姑道跖之知夫子者耳夫子之聖使
跖盡得而知則跖非跖矣故夫子雖受抑而名愈

尊跖雖自揚而惡愈著則天下之公是非未嘗泯也據辭演義諸解班班無以相出竊嘗詳言外微旨蓋有所寓而讀者罔究例以訾聖為疵使至理未伸於千載之下輒為之辯正云經意本以譏當時國君卿相恃富貴擅生殺而不可以理化使孔子復生亦不免其侮辱故比以盜跖而以孔子自喻次設子張問滿茍得滿而務茍得故所答亦無異乎跖此皆以辯勝人不悟夫喪真背理而遠乎

道也繼以無足悶知和志在與名就利以安體樂意為先是亦苟得之徒故知和告以富者貴其積而能散惠衆周物貧人倚之以為命而免轉徙塡壑之憂昔陶朱公善理產業致富則散之鄉隣凡三散而三徙又避其為善之名也今富者溺於聲色嗜好而求益不止多積若堵而憂畏憂畏滿懷利愈重而害愈深郿塢金谷之覆轍可鑑反不若耕鑿自給者可以養生盡年而无累也凡此皆所



以痛鍼世俗之膏肓密顯聖賢之教思學者信能遺其跡而究其所以言融名利之私心歸道德之大本無為清靜之化足以仁壽八荒豈止康濟一身而已於此足以見南華衛道弘化救時憫俗之心與孔孟無殊轍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九十七

宋　褚伯秀　撰

雜篇說劍第一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

弗受與使者俱往見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用周者欲絶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劒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劒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儒服而見王事必

大逆莊子曰請治劒服治劒服三日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劒故以劒見王王曰子之劒何能禁制曰臣之劒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劒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劒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劒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

使士敦劒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劒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劒曰有天子劒有諸侯劒有庶人劒王曰天子之劒何如曰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劒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絶地紀此劒一用匡諸侯天下

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
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
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鋏直之亦無前舉之
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
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
雷霆之震也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
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
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

庶人之劒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絶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宫三月劒士皆服斃其處也

郭註無聞

吕註莊子之制行願曳尾於塗中而不為太廟犧牲以悟危身殉物之俗則説劒實所未聞盖借此以明

道之所用無往而不可耳能止其君之喜好而安其國之危則其澤之所及亦豈小哉故有道者有時而為之計其事而辭其幣明君子之不可以貨取服其服用其禮所以同其事然後言可入也夫天子之劒以天下為之所以言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此所以用神器之道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也能知其本末輕重之所在與其所以論制之法持行之時則用之而天下服矣

自燕谿齊岱至渤海恒山喻天子之劒以天下為之
自五行刑德至下絶地紀喻神之無時無方也唯神
人可以御神器故匡諸侯而天下服此唐虞三代已
試之效也莊子之所以為劒者如此文王聞之芒然
自失乃知己所好者非真劒也諸侯以一國為劒故
以士言士者民之望也知勇居先故以為鋒清廉居
次故以為鍔賢良倚以為幹者故為脊忠聖植以為
本者故為鐔豪傑則吾所持而行者故以為鋏為國

者觀其所以爲鋒鍔鐔鋏者合與否則器之利不利

國之安危可知也天下一國大小雖殊其所以用之

者在精神之運則一而已及閭庶人之劒則正指王

之所好以救其失劒士皆服斃其處明所以勝剛强

者如此而已矣

疑獨註人情之所篤好者物不能奪況居人上勢高

心侈言不可入道不可化者乎故趙文王喜劒而莊

子以劒士見因其所好寓意於其間陳天人之道及

天子諸侯庶人之事以感動之遂能止文王好劒之弊言天子之劒必以鄰國與夫山海之險為之鋒鍔鐔鋏包裹而繞帶之制論以五行刑德開持以陰陽四時故能逆之無前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絶地紀非天下至神孰能與於此至論諸侯之劒則資治於人故以知勇清廉忠聖豪傑為鋒鍔鐔鋏是以用之如雷霆之震無不賓服者矣又問庶人之劒答以即王所好無異鬬雞氣盡力𢛕而死言用小術不足以

治國也與齊宣王好勇孟子對以大勇義同王聞其
語心懷愧負繞食而不敢餐於是不出宮三月劒士
皆服斃其處謂聞莊子之言能悔過也
碧虛註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法天地神化法四
時故政修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
侯服其威是以天下為劒豈直太阿干將比哉趙文
王之喜劒儆吏所以進說其旨在乎神武而不殺者
也古有寶劒名曰含光視之不見觸之不覺影無曲

直轡無清濁亜於廟堂之上則威懾四夷用於敵國之際則一童子佩之却三軍之衆若乃示之以中虛開之以外漠運之以無形發之以無作進退而鸞舞麟振屈伸而鳳翥龍躍又何事乎杖御長短斂校遲速擊搏腰領斬斫死傷而弗休止邪夫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劒者一夫之勇衆於鬬雞一旦命已殂矣何用於萬乘之國哉

劉槩註天下事物之情莫不毀異而尊同捐小而慕

大以至違害就利往往皆然若其不與已同雖利不從不見所利雖大不慕也莊子論道是篇及於辭人說客之言者益寓至理於微眇必假言而後獲也物情自貴而相賤自是而相非而欲以不同斬人之合則雖夫子之聖亦屈於盜跖之暴矣以所同而勝人則莊子一言而絕趙王終身之好者固其理也夫突鬢垂冠曼胡短後瞋目而語難者趙王之所好非莊子之情今且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彼將尊其所說

也上論天子次及諸侯下鄙庶人者彼將慕其所大也大則服天下次則賔四封下則斬頸領者彼將就其所利也事物之情不過於此聖人調而應之物而畜之則衆狙之服於朝四暮三之術豈無其道哉若夫枉已未有能直人則莊子之説劒似求合矣蓋自盜跖漁父皆非已事也其言之大意皆所以相攻而理固微矣若按迹而求豈知言者哉

慮齋云垂冠不高其冠如世所謂烈士巾曼胡粗魯

短後不禮也語難以語相詰難示以虚開以利與其進也後發先至將擊必匿之勢敦斷也以劒相擊斷鐔劒刃鋏劒把四時五行日月陰陽皆順造化自然之意上決浮雲下絶地紀形容其所用廣大三繞所食之地而不敢坐愧弗自安王既感悟不用此戲劒士皆退服自斃於所居之處也

褚氏統論南華立言明道高越九天深窮九地闢闔造化鬼神莫測及其引事物以為喻則不出乎

人間世之談而玄機妙義隱然於中有足以覺人心救時弊者說劒一篇辭雄旨微鏗鍧千載豈浪鳴哉漢書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劒論顯則劒術其來尚矣故漆園借此以發胷中之奇或者泥於形似遂認為說客縱横之論經意一失指夜光為魚目者有之伯秀不揆淺陋竊考南華所以言之旨申為說云趙國以喻一身文王喜劒心牽於利欲之譬也太子悝患之猶志有所覺而不能制心之

失求莊子止王所好喻推理以勝之也所陳三劍言其理有優劣具眼決擇差等見矣十步一人言其鋒莫當千里不留行言其用捷速養人之全者似之天子以隣國為固諸侯以賢士為幹庶人恃匹夫之勇耳以趙王之尊而好庶人之劍是昧德性之至貴趨物欲之至卑日夜相擊於前又惡保其無損鬬雞之喻卑之甚也欲有以救其失而復其初非繩以至理不可及其理勝欲消所存者正

性則翻毒刃為神器亦無所事乎心矣此由失以求復不免艱難而得之是謂勉强而行成功一也所云天子諸侯庶人三劒之等殊禀性之厚薄趨向之高下而成功有優劣也古之君天下神武而不殺者皆得此劒以神其用豈直太阿干將比哉於是趙王繞食而不能餐禮義悦心芻豢有不足美者使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矣言心以動虧性由靜得得性者復吾本來之真亦由無所得也

趙王不出宫三月則能守之以静養之以虚成性存存而不變矣劒士皆服斃其處喻以即時心死盖工技者去和技者息回視所謂神器亦與之俱化又何有天子庶人之别哉從太子之請而辭其幣與魯仲連存邯鄲而不受千金義同卒能止趙王之戲好而安其國兹又寓治道於其中而不廢也盖南華痛憫世人躭於物欲失性而不自知故創為是論以明復性者在乎中有所主防欲如讐

心纔有覺即推理以勝之不待乎劒士夾門日夜相擊然後求夫善說者以止之也此寓道於技以立言而解者往往以外象求合使正大之理為之久湮併陷至言於辯者之囿可為太息茲因鑽研至極遂悟反流歸源庶符立言本意云予玄於是經得其心髓雄文奧論與之並駕爭驅獨此篇不著一語使人深造而自得之也恐或者於此乎致疑故不得不辯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九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九十八

宋 褚伯秀 撰

雜篇漁父第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

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曰族孔氏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求之至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

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天之理也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

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怠荒功美不有爵
禄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
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隂陽不和寒暑不時以
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
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上無君侯有司
之埶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
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
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言

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内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也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

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絶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閒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予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

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强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真者所以受於天自然不

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禄禄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无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顔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

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夫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閒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

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郭註此篇言無江海而閒者能下江海之士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蠢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至命固所以為至人之道也

呂註孔子體性抱神以遊世俗則豈有漁父之譏哉

所以言此者蓋世之學孔子者不過其迹故寓言於漁父以明孔子之所貴者非世俗所知子貢之告漁父者乃世儒所知孔子者也夫天下雖大亦物而已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者孰肯以物為事故道之真以治身緒餘土苴以治國家天下誠如子貢所言非其任而為其事則其分於道也豈不遠哉八疵四病宜其不免也觀後世得孔子之迹者而考其所為則莊子之言千載之下猶親見之得不謂之神

疑獨註莊子寓言於漁父以明七十而從心然後造至命之地則六十九以前皆孔子經世之迹也其間八疵四病亦人情所不免者聖人順人情而制法其見於言行之際固亦未嘗不即此而心蓋已離之矣莊子寓言以非其迹自天子至庶人莫不各有其序所論疵病切中事宜然則孔子稱六十九而無所得豈非以未能從心邪若夫從心則限仁義行忠信飾禮樂選人倫凡所以治天下者皆非其真猶因指見

月而指非月孔子至此無所事乎受教漁父亦不可容聲故曰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俱相忘於無言也

碧虛註四民著業則不為世利所滑事應所感故豈足而無憂志小者無圖大之謀失御者寡持執之術故功不立而祿不守也謀而不當言而不信役重則工粗責多則貢惡悖道生怨道有後期而致者變宜則不和易常則傷物怨深而暴亂憤極則攘伐禮樂煩則人淫食稅多則窮匱能反而修之疵病以免歷

聘諸國而欲無謗猶奔塵而欲衣不緇冒雨而欲巾
不濕也在物還物屬人還人修身守真彼我無累真
者自然之性内發於精誠外感於天人其用於人理
也忠孝哀樂各得其宜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禮者世
教真者天性愚者恤於人變於俗故於道則不足也
漁父之道不經不營淡然無欲而衆美從之仲尼所
以歸敬也
劉槩註同於已則是之故趙王以莊子為賢異於已

則非之故暴跖以仲尼為盜無同也無異也唯道所在吾將致其所尊而盡言之此漁父之篇所以作而必寓言於孔子也夫天真與人理相去遠矣而其本末先後未嘗相廢真積於内神動於外刑名禮法之用又其外者焉仲尼明憂患與故以與民同將以利天下守真之士亦且致貴愛於身老氏嘗謂貴愛以身為天下然後可以寄託於天下則其利天下之固術有不治而治者矣此孔子之所取也若夫長沮桀

溺之潔身而亂倫未嘗不辭而闢之以此知寓言之意有所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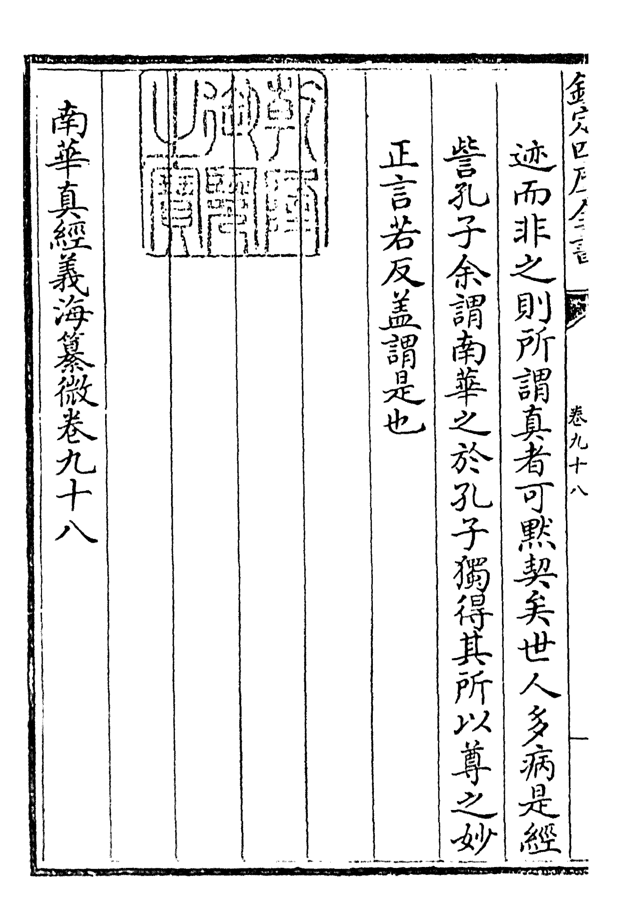
慮齋云春秋後倫朝覲失序也稱譽詐偽譽所不當譽以敗惡人毁所不當毁以顔色投人之好曰顔適無善惡皆欲其悦已曰兩容八疵四病人之大患去此乃可語道也漁父謂凡夫子所為皆為人而已所以不免世謗若修身而守真無物我之對則無所累矣今不求諸身而汲汲為人不亦外乎不精不誠不

能動人即至誠感神之意强哭强笑强親與其真者六句甚切當真在內者神動於外禮者文飾於外世俗之為真天命自然之理不知天爵之貴者以世俗之祿為祿甘為流俗所化故但見其常慊然也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此又為學者設漁父有道者也吾尊其道所以敬之

褚氏管見漁父或謂范蠡扁舟五湖屈原澤畔所逢者竊謂亦不必泥其人但隱德藏輝潛身湖海

若太公望嚴子陵張志和陸龜蒙之徒其間有併姓名俱隱者豈得而盡考緇帷言林木茂密晻如帷幄因以為名南華寓言於漁父孔子問答與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意同蓋孔子為人心切則經世迹著所以人得而擬議故漁父告之以去疵遠患修身守真而還以物與人夫名亦物也造物者所靳過分則忌之真者在已之良貴外物不足比人而不知貴真則中無所主禄禄而受變於俗也

宜以畏影惡迹及强哭强怒二喻甚精當事親則孝慈以下一段大有益於治道有以見漁父亦非獨善其身者用舍有時耳孔子聞言而悟願棄所學而卒受教蓋治世有為者聞無為之益不得不宗焉刺船而去示過化而無留迹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則一聆至言心悦誠服其人雖往敬猶存也凡漁父所言明世俗之知孔子者不過如此特其行世之迹耳唯南華得夫子之心指其



迹而非之則所謂真者可默契矣世人多病是經訾孔子余謂南華之於孔子獨得其所以尊之妙正言若反蓋謂是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九十八